

约翰·克利斯朵夫

第一册

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弗朗茨·麦绥莱勒插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版画插图珍藏本

〔法〕罗曼·罗兰著

约翰·克利斯朵夫

第一册

傅 雷译

傅 敏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克利斯朵夫: 版画插图珍藏本/[法]罗曼·罗兰(Rolland,R.)
著; 傅雷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10
ISBN 7-5057-1665-4

I. 约… II. ①罗… ②傅… III. 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573 号

书名: 约翰·克利斯朵夫 (版画插图珍藏本)

作者: [法]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设计、制版: 北京雅顿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雅昌印刷管理集团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

规格: 889 × 1194 32 开本

55 印张 1400 千字

版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书号: ISBN 7-5057-1665-4/I·440

定价: 136.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Romain Rolland

JEAN-CHRISTOPHE

Librairie Ollivand, Paris, 1926

献 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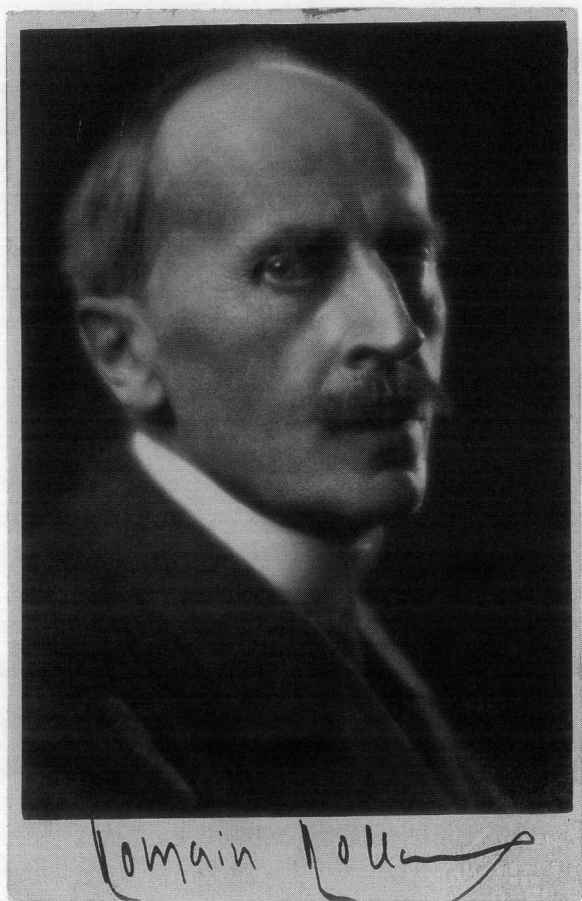
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JEAN-CHRISTOPHE

Librairie Ollendorff, Paris, 1926.



一九三四年罗曼·罗兰题赠傅雷之照片



一九三七年初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傅雷

《傅雷家书》傅雷著 傅敏编 上海三联书店



一九五三年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傅雷



一九五三年平明版重译本之书影

译者献辞^{*}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吧！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

译者

^{*}《译者献辞》最初载于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版卷首。——编者注

原 序

我们印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定本*的时候，决定采取另外一种分册的方法。以前单行的十卷，实际是归纳为三大部分的：

一、约翰·克利斯朵夫

1. 黎明；2. 清晨；3. 少年；4. 反抗。

二、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巴黎

1. 节场；2. 安多纳德；3. 户内。

三、旅程的终途

1. 女朋友们；2. 燃烧的荆棘；3. 复旦。

现在我们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不以逻辑的、外在的因素为先后，而以艺术的、内在的因素为先后，以气氛与调性(tonalité)来做结合作品的原则。

这样，整个作品就改分为四册，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

第一册包括克利斯朵夫少年时代的生活(黎明，清晨，少年)，描写他的感官与感情的觉醒，在家庭与故乡那个小天地中的生活，——直到经过一个考验为止，在那个考验中他受了重大的创伤，可是对自己的使命突然得到了启示，知道英勇的受难与战斗便是

* 译者按：《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陆续于《半月刊》上发表，以后出有十卷本的单行本，有合成三册本与五册本两种版本。此四册本的版本，作者称之为定本(édition définitive)。

他的命运。

第二册(反抗, 节场)所写的, 是克利斯朵夫像年轻的齐格弗里德*一样, 天真, 专横, 过激, 横冲直撞的去征讨当时的社会的与艺术的谎言, 挥舞着唐·吉珂德式的长矛, 去攻击骡夫, 小吏, 磨坊的风轮和德法两国的节场。这些都可以归在反抗这个总题目之下。

第三册(安多纳德, 户内, 女朋友们)和上一册的热情与憎恨成为对比, 是一片温和恬静的气氛, 咏叹友谊与纯洁的爱情的悲歌。

第四册(燃烧的荆棘, 复旦)写的是生命中途的大难关, 是“怀疑”与破坏性极强的“情欲”的狂飙, 是内心的疾风暴雨, 差不多一切都要被摧毁了, 但结果仍趋于清明高远之境, 透出另一世界的黎明的曙光。

在《半月刊》上发表的时候(一九〇四年二月至一九一二年十月), 每卷卷尾都附有两句拉丁文铭文, 那是刻在哥特式大教堂的正堂门口圣·克利斯朵夫像的座下的:

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作者借用这两句, 表示他私心愿望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于读者所发生的作用, 能够和对于作者发生的作用一样: 就是说, 在人生的考验中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

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 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 证明作者

* 瓦格纳歌剧中的主人齐格弗里德, 为瓦格纳创造的理想人物, 为旧时代(瓦格纳说是黄金统治的时代, 即资本主义时代)崩溃后的新人物。罗曼·罗兰创造的克利斯朵夫亦是一种未来世界的理想人物, 但他的活动限于艺术方面。

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的去生活，去爱！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一年一月，巴黎

永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柳鸣九

在中国，罗曼·罗兰曾受到格外的推崇，但同时又被厚厚地笼罩着意识形态的迷雾，在迷雾中，他的代表作异乎寻常地被亏待了，甚至受到了虐待。

现在，事关他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他获奖一事就被人为地罩上了一层迷雾。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瑞典皇家学院正式通过罗曼·罗兰为一九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对于这位作家来说，这是一份姗姗来迟的荣耀，本应在一九一五年度之内获得。其原因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罗曼·罗兰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发表了一篇反对战争的政论《超乎混战之上》，此文大大触犯了法国民族主义情绪，招致了不少敌人与批评者，报刊舆论纷纷对他加以谴责，因此，当一九一五年瑞典皇家学院准备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罗曼·罗兰的时候，就遭到了法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于是，此事搁置了下来，到一九一六年将近年终的时候，瑞典皇家学院才最后正式通过并予公布。

罗曼·罗兰是以什么文学成就而获此殊荣的?因为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也因为法国政府与一些舆论对罗曼·罗兰获奖持反对态度,加之正式宣布已经推迟到第二年的十一月,所以,授奖仪式并未举行,当然也不存在对罗曼·罗兰的文学成就做出评价的授奖词。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的理由与根据,仅仅在迟至一九一七年六月才发给罗曼·罗兰的获奖证书中这样表述:“他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典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与真实性。”

为了对上述问题有准确的回答,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时至获诺贝尔文学奖之时,罗曼·罗兰在文学上走过什么历程?做出了哪些劳绩?

罗曼·罗兰生于一八六六年,二十岁时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从这著名的最高学府毕业后,又进一步深造,完成了博士论文,还当过中学教师,终于得以进入高等师范学校与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这一段学术道路尽管相当漫长,走下来颇为不易,但他却很早就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从大学时期起,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笔耕,到获奖之时为止,他已在三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是从戏剧创作开始的,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陆续写出了以“信仰悲剧”为总题的三个剧本:《圣路易》(1897年)、《艾尔特》(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以大革命为题材的“革命剧”多种:《群狼》(1898年)、《丹东》(1900年)、《七月十四日》(1902年)。其次是在名人传记写作方面的成就,他于一九〇三年发表了著名的《贝多芬传》,相继问世的又有:《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亨德尔传》(1910年)、《弥莱传》与《托尔斯泰传》(1911年)。最后,就是他的小说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了,小说开始创作于一九〇二年,完成于一九一二年,在此期间,全文就已经陆续

发表，至一九一二年，这部小说的巨大的成功已使罗曼·罗兰在文坛上名重一时。以上三个方面的这份“清单”，展示了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精神创作劳绩，这就是他问鼎此一荣耀的坚实基础与充足实力。

人们往往把罗曼·罗兰从开始从事创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概括为他的前期，一九一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就是对他前期创作成就的总结与表彰。而在前期三个方面的创作中，戏剧成就相对较低，这些剧本颇受戏剧界的冷落，很少上演。名人传记的成就则比较显著，特别是《贝多芬传》在发表的当时就曾产生广泛的影响，是最早使罗曼·罗兰一举成名的力作。不过，这些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学术文化、艺术评论的范畴，与纯粹意义上形象思维的文学创作还不尽相同。在罗曼·罗兰前期的文学活动中，小说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无疑要算是他最为杰出的成就，不论是从它沉甸的分量、它丰厚的现实内容、它高远脱俗的灵性、它高昂的人道主义精神力量，还是从它巨大的艺术规模、它广阔生动的图景、它鲜明的人物形象、它动人的艺术魅力，都堪称文学史中的巨制鸿篇。它在罗曼·罗兰的前期创作中像奇峰拔地而起，气象万千。显而易见，主要就是这部小说构成了一九一五年前罗曼·罗兰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正主要是这一成就，使罗曼·罗兰赢得了一九一五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像马丹·杜迦尔是以《蒂博一家》、肖洛霍夫是以《静静的顿河》、帕斯特纳克是以《日瓦戈医生》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一样。

本来，对这个明显的事实无需多加论证，但是，却偏偏有一种相当权威的论调，认为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像一般人所设想的因为他写了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超乎混战之上》的作者”，因此，我们不得不回顾罗曼·罗兰前期的历程与成就，也不得不再就这个问题稍微

多加说明。《超乎混战之上》发表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这一篇政论对当时欧战双方死于战场上的青年表示了哀悼，对他们在大战中混战一团、互相残杀深感痛惜，并向西方各国进言，不要以战争的方式去解决它们在分配世界财富上的分歧，而主张成立国际仲裁机构来解决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以避免战祸。不可否认，罗曼·罗兰这种态度与主张当然会得到在当时欧洲战争中采取中立立场的瑞典官方的欣赏，也自然会遭到已经参加了战争的法国政府的反对，在罗曼·罗兰获诺贝尔奖一事上，瑞、法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即由此而来。这样一篇政论固然有助于罗曼·罗兰被瑞典皇家学院提名为候选人，但它显然不足以成为一个作家获此世界性荣耀的主要成就与主要根据，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常识。把一篇内容不过如此、篇幅毕竟有限的政论竟然抬高到获世界文学大奖的主要成就的地位，不能不说是有违常理常情的，这在严肃的文学评论中极为罕见。这就在罗曼·罗兰获奖一事上制造了一层迷雾。这迷雾是意识形态的，其作用不外是掩盖《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杰作与获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当然联系，不外是贬低《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的价值与地位。当我们在这里把罗曼·罗兰作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来加以评说，把《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他获奖的主要成就与主要根据的时候，就不得不先把这一层迷雾拨开。

理论迷雾还不止上述一层。另外还有一种论调，也竭力贬低《约翰·克利斯朵夫》在罗曼·罗兰整个创作中的地位，而把罗曼·罗兰后期的《欣悦的灵魂》抬高到至尊的位置，把它评为罗曼·罗兰全部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和最高成就。

这里，首先就涉及对罗曼·罗兰前期与后期的比较与评价问题。